

【幸福讲义】

□戴荣里

在瑞丽，处处感受的是与北方不同的气候与环境。人也好像与异地不同。这里的慢生活，让来自忙碌大城市的我，真有些不适应。早晨，人们快八点才从家中晃悠悠地醒来，在北京，早上六七点钟的地铁已经人满为患。瑞丽早晨的大街上，似乎一切都是寂静的，平和的。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或骑车路过，也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真是喜欢上了这个城市，朋友们发来北方大雪纷飞的照片，而这里却似绿油油的春天了。路上开着的车似乎不太守规矩，显示着边疆人的随意；行驶在乡间公路上的汽车，前面有摩托车也不喜欢让路。当地的文友说，这就是瑞丽人的任性，我笑了，却没有笑话的意思。一条单纯的狗行走在大街上，另一条微笑的狗却在微笑中睡在地上，它和大地一样安详，没有城里狗们那样的机警与左右逢源。放牧的人儿，悠闲地甩着牛鞭，牛鞭像波纹一样柔软，连放牧者自己也吓唬不到，大概是放牧者与牛达成了默契的条约，晃一晃鞭，就知道大概的意思了，边疆的牛们在自然之景下，悟性也是自然的。

也许是瑞丽的湿气过大，在边疆小城生活不到二十天，突然在一天早晨，刷牙洗脸间，不知怎么就突然闪了腰；也许是乐极生悲，在北方的冬天，这段时光习惯了冬储式的以静制动，而瑞丽春天般的景色，招惹得我南北走动，城里乡下乱窜一番，身体过度劳累了吧？第一次扭伤了腰肢，感受到从未有的疼痛，硬撑着去上班，手托着后腰在会场站着，脸上渗出汗珠。整个后腰被锯断了一般，我强忍着，但钻心的疼痛一阵阵袭来。青年时代曾经笑话那些托腰喊疼的老人，今天我竟也这般，岁月折磨人啊！不知不觉就弱不禁风了。

大鹏是位关心同志的人，他知道我扭了腰，向我推荐：走过那标志性的榕树，就可找到一位盲人按摩师，他的手艺很好，不妨去试一下。

【含英咀华】

□王梅娟

春天是挖荠菜的季节。小时候，每到这个季节，放了学，做完作业，我一定会挎个小竹篮，拿个小铲，出门挖野菜去。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人们已无温饱之虞，寻野菜，不是为了果腹，而纯属娱乐。

那时没有电视、手机，作业也不多，课余闲暇的大把时光，田野是最好的去处。男孩子喜欢逛水沟，逮个鱼，捉捉虾，折折柳什么的，而我们女孩最喜欢挖野菜。

最早可挖的是荠菜，从正月十五可以一直挖到清明。在地头、田埂到沟渠边，还可以找到大棵的荠菜。现在我的脑海里还会浮现小时候的我，在田野里从一个田埂寻向另一个田埂，一边挖荠菜一边大声歌唱的情景。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眼前是一棵棵肥硕的荠菜，还有挖完一棵还有一棵在前面等着你的

【岁月留痕】

□李雅如

不知为什么，父亲与狗在一起，总让人觉得格外美好。仿佛所有的狗都和父亲有些像。

父亲应该是喜欢狗的，我也喜欢。我也喜欢父亲，但我对父亲的喜欢和对狗的喜欢也不一样。

我和父亲都熟悉的狗不多也不算少，它们大都体型较小，应该没有超过20斤的。而父亲人高马大，肥头大耳，看起来粗枝大叶。父亲和狗在一起，显得狗格外小巧，父亲格外粗壮。

姥姥家的黄黄是我和父亲认识最久的狗。黄黄生长在农村，但我们认为他有一颗宠物狗的心。黄黄性格温顺，高贵优雅，从不咬人。我喜欢带黄黄出去玩，而父亲喜欢给黄黄梳毛。黄黄喜欢被父亲梳毛。常看到黄黄乖乖地坐在地上，父亲坐在马扎上。父亲不太讲究

那位边疆盲人按摩师



沿着大鹏指引的路，我寻觅到那位盲人按摩师的所在。按摩房不大，一间屋，四张单人床。按摩师是位年轻盲人，盈江人，一问，才二十八岁。性格开朗，从业却有十一年了。一个钟点五十元，我急于治好病，塞给他一百。小伙子连连感谢，让我躺在单人床上，埋头对准一个呼吸口。以前在北方，按摩场所我从不问津，今日，按摩师一搭手，我就感觉一阵舒服袭来。突然就想到毕飞宇所写的《推拿》，他是把盲人按摩师的心理写出了味道。

按摩师的手不时在我身上游动，按住穴位用力，不时拍打，有时还拍打出音乐的节奏来；阵阵惬意袭来，让我的腰部疼痛得以缓解；按摩师一边按摩，一边问我来自何方，我说来自山东，他说他认识很多山东人，山东人好啊，来瑞丽的山东人多半是大车司机，开春时到这里运水果，红木和珠宝，山东大车司机很多成了按摩师的好朋友。按摩师根据山东人的特点，能一喊出他们的绰号。我被按摩师逗笑了。按摩师说，他十几岁时因视力减弱渐渐双目失明。和众多盲人相比，他很幸福，也很知足，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，他比众多的盲人更幸运。盲人按摩师的话叮咬了我一

春天的荠菜

惊喜。

挖荠菜是一种乐趣，吃荠菜更是享受。荠菜有好多种吃法，最好吃的当数荠菜饺子。我们老家那里饺子叫做扁食。我最喜欢奶奶做的馅，把荠菜洗净切碎，放上豆腐粉条，撒上五香面，用擀的又大又薄的皮一包，一个扁食就好了。可记忆中奶奶做活总是很慢，扁食老是包不好，等到晌午才吃上，又总是不够吃。

荠菜还可以做粥。简单点的可以先煮大米，等米快熟了放入荠菜，撒点盐，煮熟，香喷喷的荠菜米粥就好了，即使不放油，也很香。麻烦点的可以放些豆腐，需要提前泡好黄豆，再用碓窝子砸扁。粉米是用清水淘干净米，控干水晾凉，这样煮的粥，米和豆子都是碎的。

荠菜蒸窝头味道也很棒，现在想起

父亲与狗

的衣服和布满灰尘的鞋子与农家大院无比和谐。在父亲手下黄黄的毛变得整齐、光泽，父亲和黄黄都一脸享受，看上去温馨和美好。这明明是真实的一幕，却美好得像一幅画。

石头是我们家现在的狗，香槟色小泰迪，体重不到十斤，短小精悍，脾气急躁。石头可以说是像极了父亲。虽然它体型小，但是肌肉发达，跑起来飞快，像个肉球。父亲跑得也挺快。我总以为胖子跑不快，可父亲和石头都比我跑得快。父亲吃饭非常快，吧唧吧唧的，仿佛不怎么咀嚼，并且胃口极好。石头吃饭更快，胃口更好，什么都吃，吃起饭来碗都在响。父亲声如洪钟，打个喷嚏可以把一整栋楼的声控灯都震亮，隔几百米喊人都是可以听得见。父亲脾气也急躁，他下的命令若你稍一耽搁，必将得到他

下。别人是因为失去而遗憾，他却因为失去而感恩！

我问盲人按摩师结婚了没有，他骄傲而幸福地说：结了，新娘是缅甸人，喜礼不过五千块。新娘和他一样也是盲人，新娘会做饭，会洗衣，很会照顾丈夫。自己身上穿的，戴的，都是新娘一点一点打扮的。我仰脸看了按摩师一眼。感慨于他的满足。他接着夸起缅甸女人的好，当地傣族姑娘和景颇族姑娘的好，然后说，人活着，就是要心好。一个钟点快结束时，他对我腰部的几个穴位加重了力度，我的腰部感觉放松了许多。

按摩师让我在按摩床上再休息一会，然后他问我要联系方式，并快速地输入手机，告诉我有个语音识别软件，可以轻松帮助盲人识别；紧接着，他要我的微信号，并很快加入。他时而在微信里语音，时而用书面语，让我大为惊诧。一个盲人，对生活的态度如此欢快，通达，的确感染了我。

在深夜，我听着盲人按摩师的语音，感受到边疆小城的温暖，盲人按摩师给我发语音说，我们会成为一生的朋友，我想是的，这个无法看清世界的盲人按摩师，赠送给我的何止是一个温暖的夜晚？

来还胃口大开。妈妈一般把荠菜洗净、切碎，放点水、油，加点盐和个面团，加油是为了吃的时候一层一层的。先在锅里算子上铺一层荷叶，把一个面团揉捏成一个个小窝窝，放在笼上面大火蒸20分钟就好了。蒸好的窝头又软又鲜，不用菜就可以吃好几个。如果再配上点辣椒、生姜、蒜头，放上盐、醋做的就菜，那就吃得更多了。妈妈做就菜时，会用火烧一烧辣椒，这样会很香。我们会把就菜放在窝头的小窝窝里，蘸着吃。

现在虽然住在城市里，早已无处挖荠菜了，可爱荠菜的心一点没变。每到春天，我总会买几次荠菜，各种花样轮番做一遍，再烫一些放进冰箱里，留着以后吃。每到春天，我也总期望着能出去挖一次荠菜，虽一直未能成行，可梦总是会做好几回，或许我回忆的不仅仅是荠菜的味道，更是无拘无束的童年。

更大声的催促。石头爱叫。要吃的，叫；叼绳子，叫；玩玩具，叫；要是用什么东西逗它，不过30秒它就急，狂吠不止。家里时常听到父亲的吼声和石头的叫声。

父亲对石头的态度比较奇怪。开心了就逗逗它，给它好吃的，烦了就一脚踢开，或拍一下脑袋，这当然不会很疼。我小时候也经常挨父亲打，但原因大多说不清了。父亲有时也会给我一些好玩的和好吃的东西，像那种特好吃的猪耳朵，特别小的畸形鸡蛋之类。每次看到父亲这样对待石头，我都会怀疑曾经他也这样对待我。

父亲和狗在一起时，我常常会感到一个家的温暖，看到更加真实、可爱、细腻的父亲，甚至看出父亲待我的方式。

一个温馨的家，必定要有一个好父亲，也要有一条狗。

扫描二维码
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窗下思潮】

甘瓜抱苦蒂

□翟慕航

作家韩寒曾说：“人生有两大悲剧：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，另一个是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。”我觉得他对生活的这种理解过于消极——人生不如意事十之七八，“求之不得”与“驱之不去”是人生常态。只要有一颗强悍的心，缺憾并不能贬损人生的价值，甘瓜常抱苦蒂，玫瑰绽放在荆棘，荷花出于污泥。

曾经阅读过一册题为《微笑的鱼》的绘本，画面唯美，情节感人，让我兴奋不已。作者是谁呢？他一定是一位幸福的人。带着好奇，我查找作者的资料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——几米，一位用生命追逐梦想的画家。在开始创作这个绘本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投入多少感情，只是为赚钱谋生。不久，他得了白血病。得这种恶性疾病当然是不幸的，但疾病带来的巨大痛苦促使他对生命有了崭新体验和理解。画画不仅成了他躲避病痛的天堂，还成了他记录生命彻悟的载体，创作的过程成了他对生命意义反思的过程，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情感倾注于画作之中，画风为之大变，艺术水准突飞猛进。

没有人想要承受痛苦，但并非生命真的不需要痛苦。一个孩子看到一只蝴蝶的蛹裂开了一块，鲜艳的翅膀已经露出了一角。蝴蝶拼命地往外挣，可是过了好长时间，翅膀才抽出那么一点点。孩子不忍心了，便用手帮它脱去了薄壳。可是不知怎的，蝴蝶的翅膀上出现一片黑液，晾干了也舒展不开。它不断地扑棱，可是就是飞不起来，而且不久便奄奄一息了。世界露出残忍的公平：没有经历该承受的苦痛，将永远不会有自由飞翔的时刻。这是生命的法则，蝴蝶如此，人是如此，万物亦如此。那个天真的孩子好心办了坏事，只因为他还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去年去新疆旅行，我们乘坐的大巴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。漫漫荒漠之中，忽然有胡杨映入眼帘，让人激动不已。有时一棵与另一棵彼此遥望，疏疏朗朗地散布着；有时成千上万棵簇拥在一起，高高低低连成一大片；已经是秋天了，大片的胡杨树变成金黄，在阳光下泛着光，美得让人心醉。有时一圈大大小小的朽木，那是胡杨的尸体，据说有的已经散落上千年了。最让人震撼的，是那些死去而依然不倒的老胡杨，树皮已经脱落，干枯的树杆光秃秃的，千姿百态，煞是悲壮。它们是天生的艺术品！新疆人对它们特别偏爱，有的放置在宾馆里，有的摆放在公园里，有的放到展览馆。这些枯干上，是成千上万的伤疤构成千奇百怪的形状，看着让人震撼！遥想当年，那些胡杨生长在沙漠中，每一次大风，都会有无数的沙砾击打它们的躯干，每一个创伤都会留下一个伤疤，这些伤疤一层层累积，一层层叠加，千百年后，这些瘤疤变成了千奇百怪的造型——任凭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，也雕刻不出这样的形状！只有千百年的痛苦，才能造就这样自然天成的艺术品！

我是个热爱写作的人，闲暇时孤芳自赏地翻阅自己的那些文字，常感到惊异：那些有些创意与内涵的文字都是在难过时写成的，快乐的时候我很少静下心来提起笔来，偶尔写成的也都是若干肤浅的句子加上一连串的感叹号。古人曾有“欢愉之辞难工，穷苦之言易好”的名句，看起来是不无道理的。愁苦的潭水深不见底，快乐则是清澈见底的小水洼。苦痛带来的很可能是在平淡生活里求之不得的宝贵财富。当你面对那些不愿承受的苦痛之时，不妨想想这些苦痛是不是蜕变路上不可缺少的锻炼。像几米，像蝴蝶，像胡杨，像无数遍体鳞伤却闪闪发光的伟大生命一样。